

精神分析法视域下《中国佬》勘探

暴楠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中国佬》为汤亭亭力作,与《女勇士》并称为雌雄双璧,反差鲜明。本文聚焦于华裔群体跨文化经历与身份构建两部分。笔者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剖析其震撼之处:非止于移民叙事或奋斗史,而在用平铺直叙的语言和神话穿插的叙事,叙写美国华裔身份认同的心理挣扎与跨文化交际的壁垒。本文旨在结合弗洛伊德与拉康理论,揭示美籍华裔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解构主人公内心活动,探索华裔群体如何建构身份,实现身份认同的过程。在“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双重身份群体“美国华裔”的文化贡献与成就,从而帮助美国华裔小说实现跨文化交际,扩大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精神分析法;汤亭亭;《中国佬》;解辖域化

引言

美国华裔文学史上,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足以被看作一位举足轻重的华裔女作家,陆续出版了多部著名的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建立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新传统。其处女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一经出版,就使她声名大噪,因此汤亭亭长期处于当代亚裔作家群的领先地位。1980年,小说《中国佬》(China Men)面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该小说描绘了家族前后四代男性如何在美国的辛苦打拼,数代华裔历经苦难涅槃重生的过程。一百多年来,华人在美国艰苦创业,从如蝼蚁卑微的华工一步步到今日浩大的亚裔群体,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韧性与勤劳被体现的淋漓尽致。汤亭亭的创作试图用华裔个人的历史记忆、叙事话语和神话改写来激发整个族裔的文化版图,现实与想象共生。本文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入手,探究《中国佬》中主要人物在移民美国做工期间的个人心理状态,使时代历史事件和背景得以前景化,从而探索华裔群体如何建构身份,实现身份认同。

一、自我、本我、超我

精神分析学在美国历经三阶段演变:初期引入文学分析,中期心理学家与批评家广泛探索,推动儿童文学心理认知;晚期受结构主义影响,精神分析理论化加深,

视角转向作品形式与读者,催生了以读者反应为中心的批评模式,融合了现象学、阐释学等多学科理论,重塑了对精神生活与心理活动的理解框架^[1]。

精神分析学重心由作品内容转向形式结构与读者,催生了读者反应批评^[2]。同时,本我代表欲望,遵循快乐原则。自我平衡本我与超我,遵循现实原则。超我体现道德判断,遵循至善原则^[3]。

本节致力于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三个人格结构:自我、本我、超我对《中国佬》中汤氏四代的行为动机、情感和精神状态进行深入解读。《中国佬》是以我(汤氏第四代)为整篇故事叙述者,从父亲母亲、祖父、曾祖父三代前辈入手,描摹一幅美籍华人为祖祖代代在美国站稳脚跟而不懈奋斗的画卷。

汤家祖上出了80个使棍的武士,却从未出过一个秀才,因此父亲从小就被当作大家族的掌中宝呵护着,自小便有行云壮志,为争取更好的生活,不懈参加科举考试,想走仕途之路,但无奈没有取得好名次。汤亭亭引用了中国古代诗圣杜甫之典故,多次落榜却坚守初心,终于暮年实现凌云之志。而父亲终是没像杜甫一样,一再的科举失利,最终只能成为一名乡村教师。从日出到日落时分,父亲殚精竭虑,教学生读诗理解诗,通晓课文背后深意,不厌其烦矫正学生们的字体,时间一久总是忘记进食。而后一个满月之夜,父亲也加入了说故事的男人和听故事的女人行列,大伯、舅爷爷等男人们畅说着旧金山的奇遇,心驰神往。父亲决定跟随他们去往旧金山打拼,凭借超群的记忆力,通过了签证的考核,

作者简介:暴楠(2000, 9—),女,山西长治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

顺利进入旧金山。父亲在旧金山的日子，合伙跟朋友开了一家洗衣房谋生计，父亲在那里总是见到金毛女郎，不由得总是会想起国内的家，想起母亲，辗转终于他将母亲接到了旧金山一同居住。

父亲一生中的跌宕起伏、情感纷争就是人格结构中三个“我”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挣扎。父亲的科举考，旧金山之行，想家想母亲，是父亲内心深处的“本我”对名利仕途，对金钱地位，对完满家庭和性的欲望凸显。父亲前往旧金山前夕，将要从金山带回的物件——罗列（登喜路牌打火机、劳力士手表、派克金笔、辛格牌缝纫机等），是“本我”的物化，妻子的话语，飞黄腾达、衣锦还乡，更是喊出了父亲心底对于金山和金钱的渴望。而面对现实和生计问题，为了满足家庭里外大小开支，父亲不得不从事乡村教师和洗衣房员工，这是父亲本我对“自我”的妥协，既要兼顾自身欲望的宏大叙事，又要满足求真务实的客观现实，于是父亲的“自我”从中调节实现自身价值的超我与追求欲望本我之间的平衡。而父亲的超我体现于他在旧金山，与母亲异国相隔对于家庭的坚贞与责任担当，在父亲于旧金山稳定下来后，首要想到的是把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让母亲进入美国，夫妻团聚；也体现于他在执教期间对学生的孜孜不倦，彰显了无上师德。父亲是多重身份的综合体，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是亲戚，是合作伙伴，也是老板。父亲的自我本我超我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完整的华裔身份。

祖父的人格结构相对明了，汤亭亭对祖父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做工和返乡两事。祖父做工的终极目标是在美国获得正式合法的公民证。祖父在内华达山脉修铁道，开凿隧道，炸矿山，为白洋鬼子干活，但祖父和其同批的这群华工却一直被践踏、驱逐、追杀，遭受非人的痛苦。祖父历经千辛万苦得到的美国身份证明，却在大地震中毁于一旦，最终抛出一个问题：华工真的能在美国获得合法化身份和尊重吗？祖父的自我奋斗完全是为了满足本我获得身份证明的愿望，他目标清晰，意志坚定，美国合法的公民证被置于他的自我理想即超我的位置上，但自从经历火灾和地震之后，所有有效证书毁于一旦，祖父不知所踪。有人说：祖父失踪了。也有人后来发现，祖父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走投无路，成为一条肮脏的寄生虫，是一个被众虱子吞噬的大虱子。他在对本我的痴狂执念未果之下投入一种对自身的极端放逐之中。在一切证书被摧毁后，祖父半辈子为之努力

的信念顷刻瓦解，精神崩塌和放逐自身的死亡本能在此刻交汇。

曾祖父去往夏威夷和檀香山，在略比奴隶待遇稍好的艰苦条件下砍伐原始林，开拓荒地，修筑堤坝，砍甘蔗，他们被欺压羞辱，奋起反抗罢工，要求并成功涨薪，最后期望成功重返家园。曾祖父一行人要求涨薪，在工作期间忍耐不住，用自己唱歌的方式直抒胸臆，奋起反抗白洋鬼子的皮鞭，这是曾祖父被奴役过后对人权自由和金钱财富无尽向往的本我。在这期间，曾祖父和伯公帮着扎龙，新年伊始，说话和气，尽说一些吉祥话，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华人的规约，曾祖父的本我要在特定的中国文化中受到影响并发展。在下船前往雇主领地的途中，曾祖父刻意放慢脚步，以免洋鬼子的鞭子落在走在后面的同胞身上，这是华人同胞在外相惜友爱互助的超我。“曾祖父在发烧的时候，如此热切地呼唤着他的家人，以至于觉得自己回到了中国。他伸出手臂喊道：老婆！老婆！我回来了。”他也对身旁的病人说道：“你不能死，假如只是你一个人，你就可以放心地去死。”这是对中国家乡无尽的思念，相思诉衷肠，更是为自己小家担负责任的超我。曾祖父在本我中寻求自我的慰藉，将超我视作生活的信念之火，仰望之灯，构造一个自我本我超我和谐化的曾祖父人格，为读者呈现出栩栩如生的在外华人奋斗形象。

总而言之，父辈三代用铮铮铁骨，开辟了汤家在美国生活的先河。在《中国佬》中，“本我”体现在主人公们与生俱来的欲望和冲动上。小说中描述的华人苦力们，汤家先辈本我的欲望可能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更高的社会地位，或是简单的生存需求。然而，由于种族歧视和社会环境的限制，这些欲望往往被压抑，难以得到满足。而“自我”是个体在现实环境中为满足本我需求而进行的努力和调整。在《中国佬》中，华人苦力们通过努力工作、忍受不公来适应现实环境，并试图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他们的自我在不断与现实进行斗争和妥协，试图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生存之路。最后，“超我”表现为华人苦力们内心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观念。尽管他们身处异国他乡，遭受着种种不公和歧视，但他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保持着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和牵挂。这种超我的力量让他们在面对困境时能够保持坚韧和勇气。汤亭亭让逝去的“金山英雄”特别是铁路华工祖父“阿公”发声，提出了19世纪50年代以来华人移民理所当然拥有不可剥夺的美国公民资格的严肃命题，从而确立了

五邑先侨之于美国华裔族群的地位^[4]。

二、父亲与镜像理论

镜像理论是由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提出的。拉康是一名法国的精神医生，也是最富有争议的欧洲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镜像理论是指将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意识称为镜像体验的理论。“镜像阶段”就是确立发生在婴儿的前语言期的一个神秘瞬间^[5]。其中两次同化是镜像理论的核心观点。

本小说的主人公父亲经历了两次同化阶段。拉康的镜像理论强调婴儿在镜中识别自我影像的过程，是身份认同的初步形成。第一次同化是指婴儿看到自己的镜像后，他们试图模仿或童话镜子中的形象。这是自我认知的第一步，但仍然是一种不完全的、表面的认知。在《中国佬》中，华裔角色往往面临着双重身份认同的挑战——他们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拉康认为，通过镜像，婴儿开始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的区别，并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父亲在满月时，阿婆送给他文房四宝，并把笔放在他手里比划着，左邻右舍直夸父亲挥笔像模样。等到父亲学会爬行，还不完全会走路，二伯领着父亲去田地里玩耍，随手将一颗石头扔到宝宝前面的水里，水珠溅到宝宝身上，逗得咯咯直笑，宝宝随后便模仿这个动作，掏出不少石块，到处乱扔，然后扑通一下跳进水里。这时的父亲还处于一次同化的阶段，将身边接触的对象视作一面镜子，进行行为模仿，这时父亲对于自己的认知还不算完全。

而后父亲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开始读书写字吟诗，临近14岁的父亲动身去参加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势为自己夺取功名。后未取得理想名次，与母亲结婚，去往金山谋财富。在这个阶段，父亲开始意识到自己与镜子中的形象不完全一致，无法通过科举考试来谋取功名，被迫成为乡村教师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通过与社会互动和学习来进一步构建自己的多重身份，这是父亲对于自身更深层次的认知，也是父亲的第二次同化。

在《中国佬》中，华裔角色“父亲”在面临种族歧视、文化冲突等困境时，他的自我建构过程变得尤为复杂，分析他如何在这种困境中努力塑造和维护自己的自我形象有重要意义。拉康的镜像理论还涉及到“他人”的目光对个体自我认同的影响。父亲与白人社会、华人社区等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反映了“他人”的

目光对他自我认同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伯格森提出“绵延”的概念，指出我们意识存在的基础是记忆，即过去向着未来的延伸，即绵延，认为“绵延”（心理时间）就是过去对现在的不断“噬咬”^[6]。汤家前辈三代人血缘深处那中国的根正如一条绵延开来的时间线，不断的牵动着中华游子的心，其中父亲在经历两次同化之后，双重身份构建更加清晰与完善，自己肩负的责任也有了更为明确的认知。华裔移民亦是如此，于美国社会和原始出生家庭中逐渐确立自我身份的认知。

三、《中国佬》与解辖域化

解辖域化也是解读美国华裔作品主流方法之一。“解辖域化”源于对差异哲学的思考，指释放被禁欲望，揭示资本主义机制，后拓展至文学、地理等多领域，强调差异、反抗主流，成为推动多元与变革的概念。^[7]

汤亭亭在《中国佬》中借助很多小故事作为主流人物情节的辅助效果，《沼泽地里的野人》、《阿拉斯加的中国佬》与《关于听》这三篇故事，还有穿插在其他章节故事的情节，都将在资本主义机器运转下，人们生活所遭遇的困境抒写的淋漓尽致。父亲主理的赌场关闭之后，存在过一段倦怠期，整日无所事事，待在家里，十分倦怠。这是一种反对物质社会，维护作为人的尊严的英雄之举，是一种解辖域化的表现。祖父在作工中遭受折磨，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制。父亲和祖父都是通过不断反抗的再辖域化方式来实现解辖域化。“我想家！家！家！”“世界发出的噼啪声、隆隆声和枪炮声；地球轴心上的齿轮好像突然断裂了。”以及三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野人，中国佬乔、前往菲律宾淘金的中国佬，汤亭亭赋予他们精神分裂、非正常人的失声者结局，揭露了主流话语与边缘角色之间的矛盾和挣扎，利用解辖域化的手段不断将主人公的物质生产和欲望从资本主义社会限制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反映出汤亭亭对冉冉升起的华裔美国作家明媚未来的深切寄托。

四、汤亭亭与白日梦

汤亭亭是一位内心果敢刚毅的女作家，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托克顿市。汤亭亭的父母深感命运如轮盘赌般难测，便以当时一个以好运出名的金发赌徒的名字玛克辛（Maxine）作为女儿的英文名，希望她能给家庭带来好运气^[8]。为了让这个娃儿显得男性化一些，汤亭亭的父亲汤恩德就给她起了一个很阳刚的中文名字——“亭亭”，是一种不依靠别人的独立状态，而不

是“袅袅婷婷”那般的柔弱温顺^[9]。因此汤亭亭在《中国佬》一书中，用男性的语气进行抒写，使得文章读来硬朗，少有女性气质，更是将中国的大国形象树立地更为挺拔。汤亭亭作为华裔二代移民作家，创作了处女作《女勇士》，随后发表了姊妹篇《中国佬》，其中有很多幻想的情节，也有现实与梦的交织。如果第一本作品是在争取女权，那后者则是为华人男性在美国的奋斗史正名，为华裔族群表达出了自己的声音，栩栩如生地重构了华人新形象，颠覆了长期以来主流霸权文化中的华人形象。

她像每一位前辈一样，刚毅勇敢，如果文中的我，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汤亭亭的化身，那么《中国佬》就是汤亭亭所做的一场宏大的白日梦。“就创作过程而言，作品是作家的白日梦；就欣赏过程而言，作品是接受者的白日梦。”^[10]汤亭亭的这部作品是童年生活的延宕，更是她幻想的延续。相较于常被边缘化的华裔移民，汤亭亭是用自己独特的创作在幻想中发泄着所有希望被满足的激情。

《中国佬》不能被简单的认为是一部移民叙事史，它的意义远超过普通的叙事层面，上升到了深层次的伦理批判。汤亭亭是美籍华裔的代言人，她折射出华裔作家和移民未来发展的前景和希冀。弗洛伊德认为卡塔西斯（Catharsis）是艺术作品对被压抑的欲望的升华和情感的宣泄。正是汤亭亭对于美籍华裔所处困境的切身体会，才造就了这部经典的华裔美国小说。汤亭亭用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将其心中理想得以纾解和宣泄。可以说，汤亭亭和《中国佬》这部作品在相互救赎着。

结束语

“黎明不只是一个瞬间，它由千万个瞬间组成，其中任一瞬间又都是黎明。徐徐升起的太阳并不是黎明的起点，太阳永远都处在它所处的中心。”汤亭亭以此书来

纪念无数为美籍华裔谋取正当权力和合法身份前赴后继的祖祖辈辈。正是每一位无名的前辈与勇士用无数个黎明与黑夜在外奋斗，修铁路，建设城市，用自己的血骨铮铮为后代铺平了一条阳光大道。美籍华裔的黎明是由千万个前辈的劳苦瞬间所得，他出现在每一刻，又汇聚构成未来的每一刻。美籍华裔的身份构建与认同亦是如此，前路慢慢，或许只有将出发，用文字抒写历史，解读历史，将中国的可亲可敬可爱的大国形象传播出去，将美国华裔后代的作品流传百世，方能为该双重身份的群体纾解黑暗，开创希冀未来。

参考文献

- [1] 舒伟，丁素萍.20世纪美国精神分析学对童话文学的新阐释[J].外国文学研究，2001，（01）：123-128.
- [2] 林崇德.心理学大辞典（上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3] 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 [4] 李夕菲.文学中的史学：汤亭亭《中国佬》侨乡视角探析[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2）：61-70.
- [5] 褚孝泉（译）.拉康著.拉康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6] 张宇凌，关群德译.吉尔德勒兹著.康德与伯格森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7] 周雪松.西方文论关键词解辖域化[J].外国文学，2018，（6）：81-93.
- [8] 姜猛.华裔作家汤亭亭：美国人叫她“花木兰教母”[J].名人传记月刊，2009，（2）：50-53.
- [9] 蒯乐昊，汤亭亭.颠覆美国偏见[J].南方人物周刊，2008，（32）：75-77.
- [10] 常宏（等译）.弗洛伊德著.作家与白日梦[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